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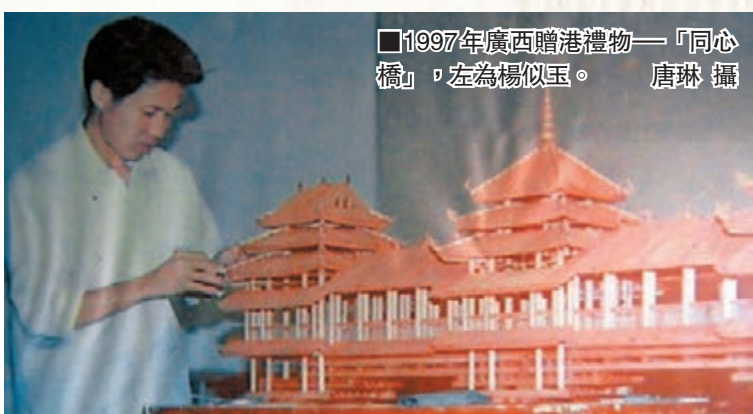
侗族四代「楊家匠」

楊似玉正在精心製作模型。 唐琳攝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廣西政府部門向港贈送了一座全木製結構的侗族風雨橋模型——「同心橋」，成為兩岸同心的象徵。而這座橋的製造者楊氏一族，因超群的傳統木工手藝，並四代傳承，被當地人稱之為「楊家匠」。不用一顆鋼釘只採用木頭鑲嵌固定房屋，這門侗族傳承數百年的手藝，也正在面臨着傳統技藝的繼承危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琳、孫娟 廣西報道

在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有一座具有近百年歷史的程陽風雨橋，因全為木製結構，屹立百年不倒而蜚聲海內外。以楊氏一家為代表的侗族木匠，以建造程陽風雨橋為起點，將侗族的木構建築營造技藝傳播至世界各地。



1997年廣西贈港禮物——「同心橋」，左為楊似玉。 唐琳攝

家族四代傳承手藝

穿過程陽風雨橋，沿着綿延的小溪，穿梭在侗寨當中，就可看到佇立在其中寫有「柳州市侗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展示中心」的三層木樓，這是楊似玉用自家房子改造成的博物館。現年60歲的楊似玉是楊家木工手藝的第三代傳人，「從我曾祖父開始我們家就一直做木工，爺爺是程陽風雨橋建造者之一，爸爸也是寨裡有名的木匠師傅。」楊似玉說，受過熏陶，他13歲時就跟着父親學習木匠手藝。「我有一些示範就會了，老人家都說我很有天賦。」16歲開始，楊似玉就跟父親走村串寨，替人維修房子。1970年前後，楊似玉的父親在替別人修房子時從屋頂墜落受傷，當時不到20歲的他只能硬着頭皮上，「那時候路過的人都在嘲笑我，說修壞了別人的房子看你怎麼賠得起。」楊似玉說，憑藉堅韌的毅力，他後來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1983年，一場百年不遇的洪水將程陽永濟橋沖毀大半，有關文物管理單位決定重修大橋。一開始，維修工程由上面指派有不少高級技工組成的工程隊維修，但時間一天天過去，好幾個月該橋卻始終立不起來，不是缺少枋柱，就是大小不相符，榫頭難以銜接。後來，主管工程的負責人找到了楊似玉父子。「我和父親當時一起維修，沒過多久，就把程陽風雨橋修復成了以前的樣子。」楊似玉清楚的記得，自那以後，來找他幹活的人更多了，他也因此而成為了寨子裡的名人。楊似玉告訴記者，他把程陽橋的保護看得與自己生命同等重要，現在他還是程陽橋的義務看管者。

建築超百座遍各地

在自家的博物館裡，楊似玉擺放着他做的風雨橋、鼓樓模型，跟實際用的建築一樣，都是沒有用一根釘子，全部採用木頭搭建而成。楊似玉說，當年在修復程陽風雨橋時，他和父親在一無設計圖紙，二無其它先進工具的情況下，僅憑一把木角尺、一個墨斗、一紮竹篾等簡陋而且幾近原始的工具完成了修復任務。「成百上千的樑、枋、柱的尺寸全憑心算，按照現代化的方法是算不準確的。」在楊似玉看來，侗族傳統的建造手藝，經驗比技術更加重要。「我們修復程陽橋後，國內外專家驗收完以後都感到很驚訝，原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竟是這樣不用一釘一鉚，不用設計圖紙，僅憑心算和簡陋原始的工具而建造完成的。」楊似玉說起來，很是驕傲。

除了程陽風雨橋，楊似玉建造的三江鼓樓也成為了三江侗族的標誌性建築，成為到此旅遊的人士必遊覽的景觀。如今，隨着國內旅遊的發展，許多景區與地方紛紛仿建風雨橋與鼓樓吸引遊客，這也為以楊似玉為代表的侗族木匠提供了發展的機會。楊似玉說，他現在很忙，全國各地跑來跑去，都是做風雨橋和鼓樓。「去幫別人建橋建樓，現在一個月收入都有五六千。」楊似玉掰了掰手指，估計自己帶頭建造的鼓樓和風雨橋應該有上百座了，遍佈在全國各地。

「同心橋」見證回歸

也是在成功修復程陽風雨橋後，楊似玉被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聘為高級技工。1997年香港正式回歸祖國，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決心以程陽風雨橋為原型，製作一個模型——「同心橋」作為禮物贈送給香港。「當時他們也找了另外兩家公司，跟我一起做，但最後還是用了我的。」楊似玉說，當時製作「同心橋」非常辛苦，家族14個人趕工20多天才完成，「那段時間早上六點就起床，第二天凌晨一點才睡覺」。最終，這座長2.5米，高2米，連底座重約2噸的「同心橋」為廣西贏得了榮譽，國務院在深圳市福田區對全國贈港禮品進行分組排列，廣西禮品「同心橋」被分在第一組第二位，僅次於北京市「普天同慶」之後。



楊似玉製作的「風雨橋」模型，可賣數萬元。 唐琳攝

贈港同心風雨橋

技藝精湛 建造無需一顆鐵釘

在全國許多地方，如今均可見侗族風雨橋及鼓樓。作為傳統建造工藝，侗族木構建築營造技藝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記者在廣西三江程陽風雨橋看到，整座橋以木頭層層搭建，既穩固又美觀。據了解，在侗族木匠建造的房子裡，整座建築通常都通過鑿榫打眼、穿樑接拱、立柱連枋，而不採用一顆鐵釘，全以榫卯連接，即在用於連接的兩根木頭頭尾處，一處打凹洞，另一根木頭按照凹洞的形狀削形，兩頭插入便使得結構牢固，接合縝密。楊似玉告訴記者，侗族的樓不僅技藝精湛，而且還注重美觀，「我們樓、橋上的各種圖案及雕樑畫棟都代表

了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耗時猶如實際施工。數十年來，除了上百座風雨橋、鼓樓，楊似玉還製作了上萬個仿造模型。記者在楊似玉自建的博物館裡看到一座高約1.4米的鼓樓模型，這座仿造的模型做工精細，也同樣是全木製結構，「去年我一個風雨橋的模型賣了五萬，這個模型能賣到幾萬塊。」楊似玉拿着一隻站立在鼓樓邊緣的木鳥告訴記者，這樣的鳥一天最多才能雕出五隻，製作一個模型耗費的時間絲毫不比實際的建築少，這個模型要做半年。「有很多人來詢問要求買模型，之前還有一家日本企業希望以三千元一個的價格訂做一批，我拒絕了，因為我實在忙不過來。」楊似玉說，侗族風雨橋、鼓樓模型在海外很有知名度，可謂供不應求。

雄壯的程陽風雨橋。 資料圖片

傳承文化自籌50萬建博物館

為了傳播本民族的傳統手藝，2008年，楊似玉自籌50萬元在自家建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展示中心和三江侗族工藝美術陳列館，分別位於一樓和二樓。記者在楊似玉500多平米的博物館看到，侗族服飾、侗族刺繡、侗族風雨橋等侗族民間工藝品一應俱全。「剛開始我們收20元一張的門票，後來降價到1元錢，現在是免費的。」楊似玉說，以前靠門票收入，自己每年也能盈利近十萬。去年，楊似玉開始對自己的博物館進行裝修。楊似玉告訴記者，裝修完以後，展廳的展櫃會增加。「裝修了大半年，兩個月後就會開張了。」楊似玉說，自己的博物館目前接待遊客20萬人。

兒子借電商助銷售

除了建造博物館外，2009年，楊似玉還成立三江縣似玉樓橋工藝建築有限公司，楊似玉組織木匠隊伍走出家門，到省內外建樓、橋以及各種特色民居。楊似玉的兒子楊彬旅也因此早早將侗族手藝帶出深山的人之一。作為楊家木工手藝的第四代傳人，楊彬旅目前在廣西南寧市靠承包風雨橋、鼓樓工程為生。與老實巴交的楊似玉不同，30歲的楊彬旅更像人們口中的「90後」，「我在用比較現代的

方法將手藝傳播出去，跟大眾們是一樣的。」楊彬旅說，自己正在計劃着做電子商務，將侗族鼓樓、風雨橋等工藝品放在網上賣，形成產業鏈。

「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榮譽」，從事木匠工作至今，楊似玉獲得了諸多榮譽，也成為了家族的驕傲。「我不敢說手藝超過前輩，但在村裡現在沒人能超過我。」擁有諸多榮譽加身，但楊似玉仍然是一個不擅言辭的中年男人，不外出做工時就在自家木樓裡擺弄着他的模型，為他的博物館重新開放做着準備。



楊似玉用自家房子改造成的博物館。 唐琳攝

面臨挑戰 憂手藝傳不過五代

在楊似玉自建的博物館內，即使是裝修急缺人手，記者也只是看到楊似玉一個人在忙碌。「現在都沒有人做木工了，一天才100多塊，是水泥工人的一般。」楊似玉對侗族木工手藝的傳承顯得憂心重重。2009至2012年間，為了將自己的手藝傳播出去，楊似玉曾向村民免費開辦了非遺傳習班，並帶徒實習。根據當地政府部門統計，受楊似玉傳藝的268人已成長為侗族木匠師傅。

「只要想學 定傾力教授」

但在楊似玉看來，現實並不樂觀。「那些徒弟都是五六十歲的人，而手藝的傳承還是要靠年輕人。」楊似玉告訴記者，前幾年有一個十幾歲的青年主動上門求學，簽了協議教會為止，但最後還是走了。「我不收他學費，還包吃包住，好煙好酒招待，但他只學了十幾天就去廣東打工了。」說到這裡，楊似玉不禁歎氣，「做木工不賺錢又辛苦，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願學。」如今，雖然說兒子繼承了他的手藝，還沒有孫子，

楊似玉也擔心手藝傳不過五代。「侗族的木工手藝幾十年就會消失，無法保存，現在政府也都著急在想辦法。」楊似玉說，只要有人想學，他一定會手把手的傾其所學去教授。



楊似玉(右一)在向徒弟們傳授木工手藝。 廣西辦博真